

## 編者按

民族主義與現代化的關係，是後進現代化國家的重要發展問題。白魯恂認為民族主義的要素是它必須有明確的政治內容，而中國始終沒有形成這種意義上的民族主義。他以舊中國最發達的上海為例，指出上海一方面在全國財經、文化、人才上具有最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該地現代化程度最高的人反而被枷上沉重的負疚感，這說明中國的民族主義尚不能與原始愛國主義和傳統文化情結相分離。這種狀況，至今依然在困擾着中國人。

金觀濤、劉青峰對新文化運動的本質作出了新的解釋。他們認為，新文化運動是由近代中國社會結構宏觀變遷所制約的一次意識形態更替運動。啟蒙和思想解放僅在這次運動早期出現，隨着傳統意識形態被拋棄，中國知識分子又陷入新意識形態牢籠。今天，新文化運動所創造的意識形態已趨於衰落，在這個民族文化重建的重要歷史關頭，揭示新文化運動意識形態更替的邏輯，無疑是有特殊意義的。